

魔鞋

原著 金涛 改写 星河

金涛先生是我国著名科幻作家，著有科幻小说、科普著作及其他作品多部，现任科学普及出版社社长兼总编。金涛先生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多年，曾两次赴南极采访，足迹遍及欧美多国。《魔鞋》以其生动有趣的笔法，向读者介绍了利用人体生物电流的可能。整个故事节奏明快，情节性强。

马小哈今天要代表学校参加区运动会的 1500 米决赛，可他却找不到自己的运动鞋了！

马小哈急得满头大汗，光着脚在屋里到处寻找，结果在过道里被绊了一下。他低头一看，原来是爸爸野外考察用的旅行袋，而里面偏偏有一双运动鞋。马小哈急忙把鞋拿出来，脚往里一伸，觉得它大了些，穿在脚上有些晃荡。可他在地上走了几步之后，发现鞋变得非常合适了，于是也没再多想，一个箭步冲出了房门。

奇怪的事情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
大街上到处都是汽车，可它们却一起停在了十字路口，交通被堵塞了。连行人也停止走路，伸长脖子望向天空。交警奇怪地顺着人们的目光看去——天哪，原来在两根电线杆之间的电线上，居然有一个十二、三岁的男孩在走，就像一个杂技演员在表演一样。再仔细一看，那男孩又不像在走，而在飞！当前面的电线杆挡住他时，他只轻轻一跃便“飞”了过去……

交警非常担心那个男孩会摔下来，他抓起话筒大声喊道：“电线杆上的那个小孩，快下来！”可那孩子却回过头来冲交警笑笑，然后顽皮地向他招招手，撒开腿一溜烟儿地跑得无影无踪了……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1500 米决赛就要开始了，和马小哈一起参赛的同校同学一看到外校的几个大个子，心里就直害怕。可马小哈却满不在乎，根本没把他们放在心上。

“各就各位——预备——”随着裁判员威严的声音，十几名选手立即蹲在起跑线后，个个像即将出膛的炮弹。但马小哈的位置上却没人，原来他正蹲在一边慢吞吞地系鞋带呢。可还没等他系好，发令枪便“砰”的一声响了。

运动员们像箭一般地冲了出去，可马小哈还在系他的鞋带。直到旁边的同学急得直跺脚，马小哈这才慢条斯理地站起来走了几步。

就在这时，马小哈突然做了个让人无法理解的怪动作：他纵身一跳，蹦得足有一米多高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就见他一阵旋风似地冲了出去。一眨眼的功夫，马小哈就已经跑到了最前面的行列里。他的两条腿像飞转的车轮，在白色的跑道和绿色的场地上奔驰。当马小哈就要完成最后一圈的冲刺时，全场欢声雷动，观众们纷纷拥向终点等待这个冠军。裁判员更是紧张地掐着秒表，准备记下这个了不起的打破纪录的准确时间。

马小哈第一个冲过终点，但他的冲力太大了，巨大的惯性使他无法刹

住脚。要是继续往前冲，肯定会把不少围观的人撞伤。马小哈急中生智，迅速跳了起来。等人们惊叫出声时，马小哈早已飞过他们的头顶，无影无踪了。

与此同时，一位交警找到了马小哈的爸爸——马工程师。

“经过调查，我们发现早晨那个跑到电线上的孩子就是马小哈，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。”交警客气地说道，“您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飞得那么高那么快的吗？”

“糟了，糟了。”交警刚说到这儿，马工程师的脸色突然变了，“这孩子把我的魔鞋穿走了……”

“魔鞋？”交警瞪圆了眼睛。

看到对方惊讶的表情，马工程师忙把魔鞋的来历告诉他。原来这是马工程师根据气垫船的原理设计的一种新式鞋，鞋底不仅能够产生气垫，还会向外喷气。地质工作者穿上它可以行走如飞，非常轻巧地通过沼泽和沙漠。

“可马小哈怎么会操纵这种魔鞋呢？”

“这种鞋是用人体的生物电流自动操纵的。”马工程师苦笑着说，“当大脑发出信号指挥脚向什么方向运动时，脑中的生物电流就通过神经系统迅速传递到脚上，再经过放大处理传给魔鞋里的电脑，由电脑操纵鞋里的空气压缩机使魔鞋开始工作……”

“就是说只要穿上魔鞋，脑子想上哪儿它就能把你带到哪儿？”交警问道。

“对！”马工程师接着介绍道，“魔鞋不需要其他能源，只需把穿鞋人平时走路时一点一滴的能量贮存起来，必要时就能把这些能量释放出来。不过这里有个秘密，平时穿时只要把鞋带松开就和普通鞋一样了，而当你需要它发挥特殊功能时，只要把鞋带系紧，它就会成为一双魔鞋了。”

问题搞清楚，但交警和马工程师还是非常发愁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现在应该到哪里去找马小哈。那么马小哈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？

原来，由于马小哈不能控制那巨大的惯性，冲过人群之后便落到了运动场外一块长满芦苇的烂泥地里，这会儿满脸满身都沾满了黑乎乎的污泥……

外星球来的女孩

金涛

玻璃窗上透出蛋青色的曙光，刘宽的睡意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披衣起床，推开窗户，一阵清凉的带着咸味的海风迎面吹来，他深深地吸了几口。

“爸爸，我不要妹妹走！我不要妹妹走！从今以后我再不惹你生气了。……求求你，行不行。……”刘宽猛地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小龙正坐在床上，把头埋在双膝之间，这个12岁的男孩肩膀不住地抽动，哭得十分伤心。

刘宽立即用手捂住儿子的嘴，深怕他惊醒了旁边的女儿。

半晌，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爸爸也不愿意小霞走呀！”“那你们干嘛要把妹妹送给别人？”小龙仰脸问道。

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戳在刘宽的心窝，那憋在心里好几年的往事涌上心头。他觉得，事到如今，不能再瞒着小龙了，他应该把小霞的身世来历原原本本告诉儿子了。

"小霞不是你的亲妹妹，她是我在海上拣来的。……"刘宽的目光凝视着霞光升起的天际，用平静的语调说。

五年前那天晚上发生的事，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一次令人沮丧的航程。他和孢子驾着新下水的"飞鱼号"机帆船，在海上足足跑了三天，连个鱼影子也没碰到。刘宽的心情十分烦躁，偏偏这时候，他们的小宝贝--不满七岁的小龙哭个不停。不管刘大嫂怎样哄他，孩子依然啼哭不止，到后来连嗓子都哭哑了。

"孩子他爹，天气热得厉害，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。……"刘大嫂的话还未说完，刘宽却在一旁惊叫起来，"孩子他娘，你瞧。……瞧。……"船头前方，海水像开了锅似地翻滚着，无数的气泡发出吱吱的声响。那蔚蓝色的波浪变得浑浊起来，像是一锅土黄色的泥浆。这还不算，沸腾的浪头上，漂着无数死鱼，灼热的空气中夹杂着令人窒息的腥臭味。

刘宽夫妇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一连几天都捕不到鱼的原因了。刘宽立即掉转船头，开足马力，像逃避瘟疫一样，迅速向燕窝岛驶去。……蓦地，一道雪亮的白光划破了夜幕，仿佛一盏比太阳还要明亮的天灯悬在半空。

刘宽发现海湾的出口近在眼前，那扼守着海湾通道的高大礁石正对着船首。眼看船就要碰上礁石了，在这一刹那，他猛地拨转船头，仅仅几秒工夫，船身避开了迎面的礁石，但却冲上对面陡崖下的沙滩，在沙地上搁浅了。……万幸的是，这突如其来的险情并没有造成人身伤亡，刘宽的胳膊擦破了一块皮，瓶子和孩子都安然无恙。他们从惊恐中清醒过来，爬出船舱，双脚踏上了软绵绵的沙地。

说不清是由于一种超自然力的驱使，还是人的本能在暗中发挥了作用，一家人脱险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不顾一切地朝陡崖上爬去，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驱赶他们快点离开大海。不多一会，刘宽一家登上陡崖的顶巅，那里有一间废弃的据说是日本人留下的水泥碉堡。

他们像梦游者一样在杂草丛生的碉堡里安顿下来，这时他们才如梦初醒，"天空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亮呢？"刘宽和孢子不约而同想到这个现象，他们把脸转向碉堡敞开的门洞。

这时，在燕窝岛的海湾上空，他们看见一个通红的火球以极快的速度朝下俯冲，它的形状酷似一只两头尖尖的纺锤，通体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。刹那间，海湾周围的礁石和燕窝岛的山岩、树林以及高高的灯塔，都被映照得如同白昼。那纺锤似的火球下降的速度愈来愈快，刺眼的白光使他们不得不合上眼睛。在他们转过脸去的瞬间，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仿佛就在耳畔炸开。顿时，一股声浪像无形的手猛击过来，把他们双双推倒在地。……当夫妇俩苏醒过来时，天已大亮。

他们恍若做了一场恶梦：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睡在碉堡里，又是怎样登上那陡峭难行的礁岩的。不过，当时他们已经来不及细想种种离奇的怪事，刘宽一心记挂着那艘"飞鱼号"，他飞快地跑下陡崖，直奔那正在涨潮的海滩。

刘大嫂怀里抱着昏睡的小龙，小心翼翼地踩着尖利的岩石，一只手攀援着长在石缝里的灌木，所以走得很慢。

刘宽下到海滩，发现船还好好地，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这时正好涨潮，在沙滩上搁浅的船大半截浸在水里，用力推了推就漂了起来。他系好船，忽然听见有小孩的哭声，起先还以为儿子小龙在哭，可又一听，哭声是从海湾里传来的。刘宽吓了一跳，他回头朝海湾里打量，波浪里漂着一只黄色的救生筏，朝霞照着筏子看起来金光灿灿的。他定神瞧着忽沉忽浮的筏子，发现那上面系着一个正在啼哭的漂亮的婴儿。刘宽不顾一切地跳到海里，奋力朝救生筏游去。不多一会，他满身是水，怀里抱着婴儿走上岸来，那只小巧的黄色救生筏也一并被拖上来了。

"从此，我和你妈就收留了这个从海里救起的婴儿。我们给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--小霞，以纪念那个霞光满天的早晨。"刘宽说到这儿，无限慈爱地望着熟睡的小霞。

在一旁听得入神的小龙，第一次知道妹妹的身世，心里更加不是滋味。他和小霞情同手足，现在妹妹却要离开他，这对于12岁的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。"为什么过了5年，小霞的家人才来找她呢？"他向父亲提出了疑问。

"你忘了是你把那个救生筏从阁楼里找出来的吗？是那个救生筏把小霞的亲生父亲招来的，这也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事。"“是我？！”小龙痛苦地大叫一声。……星期六放学回家，听说父亲第二天要带他们兄妹俩到县城赶集，小龙和小霞欢欣雀跃。

小龙像猴子一样跳上楼梯，一眨眼就窜到阁楼上去了。小霞跟在哥哥屁股后面，也吃力地爬上了阁楼。

低矮的阁楼堆满了平时不用的杂物。但是在小龙眼里，这儿却是一个神秘的天地，他在这儿有个隐秘的贮藏室，放着他从海里捕获的猎物，有晾干的海参，有五光十色的贝壳，全都放在一个很大的旧木箱里。

小龙把海参和贝壳装进一只帆布书包，准备带到城里卖钱。小霞也来帮忙，她伸出小手，从木箱里抓出一只非常漂亮的贝壳。那是一枚极其罕见的宝贝，色彩绚丽，非常可爱。

"嘿，别动这个，这个可不能卖。"小龙将这枚贝壳又重新放回木箱里，"咱们把最好的留着，谁也不给。"小霞似乎受到哥哥的感染，赞同地点点头。然后，她独自跑到一边玩去了。

当小龙把帆布书包塞得满满的，打算下楼时，小霞却站在堆满鱼网的角落里大喊起来："哥，这是什么？"小龙回头一看，昏暗的角落里堆着一个卷成一团的东西，外面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，但是从黑暗中分明可以看出，那塑料布包裹的物件散射出一闪一闪的金色光点。

小龙觉得奇怪，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还有一包东西呢，也许他压根就没注意过那个角落。

兄妹俩好不容易把那包东西拖出来，好奇心驱使他们解开捆绑的绳子，打开沾满灰尘的塑料布，不料那里面的物体像压扁的弹簧一样弹了起来，搅得四处都是灰。等他们睁开眼睛，地板上竟然躺着一只软绵绵的小船，极像海滨游泳场常见的橡皮筏，只是分量很轻，仿佛是纸扎的玩具。

两个孩子不消说有多高兴，他们小声嘀咕着，然后把它照样卷成一个小包，悄悄带回到房里，藏在小龙的床底下。

星期天早晨，刘宽领着小龙、小霞兄妹俩到县城赶集。当"飞鱼号"在海湾宁静的水面上疾驰的时候，刘宽听到船尾爆发出一阵阵的欢笑声。他转过头去一看，眼前的情景把他给惊呆了。

原来，小龙和小霞都不在船上。他们双双坐在一只黄色的救生筏上，尾随着“飞鱼号”。刘宽一时慌了神，急忙关机停船，只听见小霞叫了声“停”，那只救生筏即刻也停住了。

刘宽大步走向船尾，他疑惑不解地看看救生筏，又看看船尾，居然没有系缆绳。那只救生筏没有动力，自己怎么会漂动呢？

而且，救生筏看起来很单薄，却承受得住两个孩子的重量，这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他把两个孩子叫上船，又把救生筏拖上来。“怎么回事，它怎么自己会开呢？”刘宽困惑的目光在小龙的脸上转悠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小龙摇摇头，“把它放下水，我们一上去，小霞说了声‘开船喽’，它就跑起来了。……”“小霞。……小霞喊的？”刘宽忙问。

站在一旁的小霞像个小喜鹊抢着答道：“嗯，是我说的，我叫它开就开，叫它停就停。……”这番回答听起来就像神话，刘宽心里不禁十分纳闷。他用手拎起软塌塌的救生筏，翻来覆去看个究竟，然而除了发现筏子尾部拖了一根1米多长的金属线，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名堂。

这时，天空传来嗡嗡的响声，一架蜻蜓般的直升飞机出现在蓝天，朝着他们头顶飞过来，孩子们的注意力转向那围着船兜圈子的直升飞机，兴奋得大喊大叫。

心事重重的刘宽连忙收起救生筏，把它卷起来扔进船舱，然后开足马力，朝前面的陆地开去。

然而，那架来历不明的直升飞机，始终若即若离地追踪海中的这条渔船。直到它停泊在县城码头上，这才改变方向，消失在远方的天际。……星期天的县城到处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刘宽领着两个孩子来到城南的儿童公园。小龙心里早就惦记着公园里的游乐场，他拉着小霞就跑。……孩子们跑进了欢声不绝的游乐场，刘宽安心地坐在椅子上。他请服务员沏上了一壶乌龙茶，自斟自饮，但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两个孩子的身影。

“这两个孩子长得真可爱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个陌生人，“不过，你能否告诉我，那个小女孩是你的孩子吗？”刘宽的神经如同被烙铁烫了一下，脸色陡变，立即转过脸来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意思。……你……你是谁？”陌生人冲他笑了笑：“虽然初次见面，但我对你，和你一家的感谢之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。我感谢你给我带来的幸福和希望，为了这一点，我愿意和你成为好朋友。……”陌生人的态度很诚恳。

刘宽被弄糊涂了，“你。……你认错了人吧，你跟我说这些干啥。”“不，是你，我没认错人。我找了五年，整整五年。……请不要打断我的话，我知道，是你救了我的女儿，而且把她当作自己的亲骨肉抚养得这么大。看到她这么幸福，我心里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。实不相瞒，我们来自一个遥远的星球。

五年前的一天，当我们到达地球的一刹那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，因而改变了我们的命运。你们的那个海湾实际上是一座海底火山，当我们看见火山即将爆发，将要危及你们的生命时，我和我的孢子发生了争执。我打算另找降落地点，但我的孢子却执意反对，她说她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，这当然是仪器捕捉到的信息。于是作为一个可敬的母亲，她毅然将生的希望留给了我和我的女儿，也留给了素不相识的地球人，自己却作了死的选择。她独自驾着飞船，用飞船的力量制止了一次海底火山爆发，而她。……”刘宽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，坠入海湾的火球，小龙的啼哭，大海的骚动，漂浮

的死鱼，以及那令人窒息的闷热，这些记忆的碎片似乎被一根线串了起来，不再是孤立的毫不相干的现象。看来是那个飞船上的女人救了他们一家，这是确信无疑的。"她。.....还活着吗？"刘宽忙问。

陌生人点点头说："活着，但她的伤势很重，也许只有回到我们的星球上才能治好。"“那你们为什么不早些来找小霞呢？”刘宽的话脱口而出，却又马上后悔了。

陌生人会意地笑了笑，"为了找到女儿的下落，我整整用了五年时间。谢天谢地，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，我终于发现了她的那件万能救生衣，那是你们星球上所没有的。....."“你是说那个救生筏？”“对。它不需要你们所用的机械动力，它利用的能量是多元的：引力场，磁力，热，甚至波浪的运动，用我们术语，它是万能动力系统。对了，也许你注意到了，它是用意念和语言操纵的，而且只适用于我的女儿，这是我专门为她设计的。

但是，我在设计时犯了一个错误，没有考虑到万能救生衣一旦离开了水，它就失去动力来源，无法发出求救信号，因此，我很长时间始终找不到女儿的下落。....."“这么说，刚才的直升飞机是你开的？”陌生人点点头，"是的，我突然接到求救信号，马上就驾着直升飞机飞到海湾。"刘宽默然了，他双手抱头，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之中。陌生人讲的话，他有些不太懂，但小霞是别人的女儿，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。他虽然把小霞视作亲骨肉，可有什么理由不让她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呢？

"你什么时候带。.....她。.....走？"思索了好一会儿，刘宽终于抬起头，声音哽咽地问。

陌生人显然被刘宽的豁达大度深深打动了，他紧紧握住刘宽粗糙的手，好半天才说："谢谢您，永远地感谢。.....我手边还有些事要办，十天后我来找你。

"燕窝岛的黎明无比美丽，然而刘宽一家正在为即将失去亲爱的小霞而黯然神伤。

天空中渐渐传来嗡嗡的响声，那架熟悉的直升飞机掠过海湾上空，径直飞来。刘大嫂抱着刚刚穿上新衣服的小霞失声痛哭；刘宽双眼失神地望着那架徐徐降落的飞机。小龙猛地一惊，拔腿跑进大门，一口气爬上了阁楼。他钻进贮藏室，把旧木箱里的贝壳统统倒了出来。.....当小龙把最漂亮的贝壳装进一个纸盒，快步走出大门时，要运走的东西已搬上了机舱，刘宽和孢子抹着眼泪，和小霞依依惜别。

陌生人含着泪和刘宽夫妇一一握别，终于抱起小霞大踏步走向直升飞机。

"小霞，等一等。....."小龙拼命地喊着。

他一口气追上了他们，把沾满泪水的脸颊紧贴在小霞的腮帮上。"小霞。.....别忘了给哥捎个信来。....."小龙眼泪汪汪地说。

"哥，我过几天就回来。....."小霞天真地说。

陌生人紧紧搂着小龙："亲爱的孩子，我们永远忘不了你们。....."当天晚上，一声霹雳似的爆炸声从远方传来，顿时，一团长长的火球从海底腾空而起，跃入天空，像一枚从海底射出的火箭。黑夜被映照得如同白昼，强烈的白光使人睁不开眼睛。那照亮夜空的火球飞速升空，在县城上空盘桓片刻，旋即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朝茫茫的夜空飞去，飞去。.....从惊愕中醒来的小龙向着那飞快离去的火球大声悲号："小霞。....."

人与兽

金涛

〔片断〕

到达K城的当天晚上，殷勤的东道主为前来访问的中国同行安排了一场文娱活动：看马戏。

汉斯太太--她是陪同中国海洋学家访问团的一位性格开朗的中年妇女--连说带比划地向中国客人介绍道：“啊，先生们，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，环球马戏团的节目太精采了，……”7点半，一辆面包车把中国客人送到灯火辉煌的健美体育馆，当众人随着汉斯太太来到表演场时，海洋生物学家罗林惊诧地发现，他们走进了一池碧波的游泳馆，两旁阶梯状的看台挤满熙熙攘攘的观众。

“咦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游泳比赛……”罗林默默地掉过头去看着汉斯太太。

汉斯太太似乎早就胸有成竹，她手指游泳池，幽默地笑道：“先生们，你们瞧，全体演员都在列队欢迎中国客人哩……”经她提醒，中国科学家们纷纷伸长脖子向下眺望，原来献艺的“演员”都是他们十分熟悉的海洋里的居民--有风度翩翩的阿德里企鹅，有北极的“冰上之王”白熊，还有调皮的海狮、活泼的海豹、丑陋的海象、机警的海狗、鬼头鬼脑的海汰...它们像一群天真的孩子做着各种滑稽逗人的动作，一个劲地向观众摇头摆尾。在清澈见底的池子里，四五条海豚正在悠闲自在地追逐。

中国客人顿时活跃起来，虽然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，其中有几位是白发银须的老教授，但是见到这幅情景时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溢出兴奋的光彩。罗林在代表团中算是最年轻的，出国前已过了50岁的生日，他一面兴致勃勃地浏览印制十分精美的节目单，一面探身对坐在前排的汉斯太太说：“太有意思了，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有这样的马戏团，清一色的海洋动物，他们能搞到这么多的珍贵动物也很不容易呀……”“那当然！”汉斯太太很高兴听到中国客人的赞美之辞，马上转过脸来搭腔道：“环球马戏团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，等会儿你看了他们的表演，我敢说你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。他们周游世界，足迹遍及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还有亚洲许多国家，他们的演出轰动世界，被认为是第一流的……”如果不是宣布演出的铃声响了，汉斯太太的嘴巴是不会闭住的。

在悠扬的乐曲声中演出开始了，开头的几个小节目很平常，一列像英国绅士般的阿德里企鹅蹦蹦跳跳，表演了一阵节奏很快的探戈舞；接着是群兽钻火圈和竞争激烈的水球比赛。

当笨拙的北极熊在摇摇晃晃的钢丝绳上骑着一辆独轮车，从游泳池上空穿行而过时，满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。

终于，最后一个节目在人们的期待中开始了。突然，全场的灯光熄灭了，只剩下一束彩虹般的光柱在游泳池的水面上缓缓移动，就在这时，乐队奏起明快欢腾的曲子，伴随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旋律，一头束着红绸子的海豚

像一艘快艇贴着水面飞快地疾驰。在海豚的背上，一个全身洁白的女孩像白雪公主一样，一动不动地伫立着，面含微笑向观众频频招手。

汉斯太太把手里的袖珍望远镜递给罗林，罗林说了声“谢谢”，接着把望远镜对准了那站在海豚身上的女孩。

这时候，海豚奔驰的速度愈来愈快，罗林的视线已经渐渐跟不上它的运动，而那个女孩的形象也逐渐模糊，在他的眼前只有一片白色的光带，像夏夜转瞬即逝的流星，又像是暴雨中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。蓦地，全场的灯光完全熄灭，大概是表演的女孩衣服上安装了无数的彩色灯泡，刹时间，五彩缤纷，光芒耀眼，无数的光点汇成一片连续的光环，在人们眼前盘旋，流动，闪烁，使人目不暇接。接着，掌声像暴风雨一样，人们的欢呼和喝彩声把乐队全都盖过了。

不等观众的情绪平静下来，另一出更加精采的表演把人们深深吸引了。罗林透过望远镜，看见女孩被海豚轻轻托出水面，接着步履轻盈地绕着游泳池缓缓而行。她的右手握着话筒，面对看台的观众，边走边说：“先生们，女士们，请哪一位提一个问题，维娜斯将回答你的问题。”她所说的“维娜斯”就是那只身上束了绸带的海豚，它此刻正贴着池子的边沿缓慢游动，和那个女孩始终形影不离。

罗林十分兴奋，然而他的兴奋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，他是一个颇有成就的海洋生物学家，几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致力于海豚的智力研究，他懂得海豚是海洋里最聪明的智慧动物，只不过人类目前还无法和海豚进行思想交流，也没有解决用语言的手段和海豚直接对话，因而海豚的训练和驯养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。当然，从科学的进程来看，海豚大脑的奥秘终究有一天会揭开的，罗林对此满怀信心，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此刻，就在这样一个偶然的场合，他梦寐以求的奇迹居然要出现了。

的确，罗林的眼前出现了难以置信的奇迹，是他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亲自感受到的。他发现当观众中有人即兴提出一个问题时，那只束了红绸子的维娜斯立即会意地跃出水面，游近池子旁边供运动员上下的扶梯。那里悬放着一台英文打字机，一端连接着一台电传机，池子旁边立着两块桌面大小的荧光屏。维娜斯像回答老师提问的小学生一样，把流线型的躯体靠在扶梯上，接着用它的鳍肢熟练地按着打字机上的键盘，它的动作非常轻巧、准确，几乎使人怀疑它的身上长出了灵巧的手。一阵噼噼啪啪的键盘声过后，荧光屏上即刻显示出放大的字幕，那分明是海豚维娜斯的答案了。

罗林被海豚的表演震慑了，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分。几秒钟后，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女孩身旁，他要亲自检查一下海豚表演的真实性。

“小姐，可以允许我提几个问题吗？”在观众热烈的哄笑声中，罗林问道。

这时他才发现女孩只有十二三岁，一头乌发，长得很秀气，肤色颇似东方人，连脸型也像。女孩大概也觉察出对方不是当地人，而且她分明瞥见罗林胸襟佩带着中国海洋学家代表团的标记，在最初的刹那间，女孩的眼睛迸射出喜悦和惊异的神情，但她很快控制了自己，随即彬彬有礼地含笑答道：“先生，请吧。”

“我可以用汉语和它谈话吗？”罗林不知怎地突然问道。

女孩迟疑片刻，但她立即回答：“请便，可以试试看。”

罗林在众目睽睽下离开了女孩，走到悬放打字机的池畔。

那只海豚这时已经游到扶梯上，从水中伸出半截身子，用它的鳍肢按动了键盘。很快，罗林看见打字纸上出现了一行维娜斯的问候：“欢迎您，来自中国的科学家！祝你们访问成功！”

奇迹，这分明是维娜斯听见了他们刚才的对话，而且它具有极其敏捷的思维能力，能够迅速作出判断。罗林此刻已经无法怀疑眼前的事实了，他确信这是一只经过特殊训练的海豚，是它的主人用某种目前还不为世人所知的方法创造了这一奇迹。

被喜悦和激动所包围的罗林已经忘记周围的一切，忘记了游泳馆内几千双眼睛，忘记了这是在异国的土地上，他情不自禁地大声问维娜斯，而且是用汉语向它提出一连串问题。

“维娜斯，你的家乡在什么地方？”罗林问。

“海洋，蔚蓝色的、辽阔无边的海洋。”维娜斯照样用打字机回答。

“你喜欢什么？”

“自由！”

“那么，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能告诉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那头海豚富有表情的小眼睛向罗林注视了一会，突然返身潜入池中。

罗林失望地从池畔站起，打算找那个女孩谈谈，他最关心的是这头海豚是谁训练的，采用了什么手段，以及其他许多令人费解的疑问。可是，就在这时，游泳馆内响起一阵沉闷的钟鸣，宣告今晚的演出结束。

观众们带着满意的心情纷纷退场了，罗林却恋恋不舍地在场上徘徊。女孩已不见踪影，维娜斯转眼也消失不见了。

“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罗林自言自语地咕哝道。

罗林闷闷地回到车上，同行们正在七嘴八舌地争论。有人惊叹不已，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。但也有有的科学家对这场表演表示怀疑，他们认为在那台打字机或者荧光屏里头说不定搞了鬼。

“也许这是一头怪兽，在动物分类学上还没有记载过的吧。”从车后冒出一句半开玩笑的话，说话的是一个活跃的女总工程师。

“我们应该尊重事实。”罗林用平静的语调回敬了一句，接着说：“我亲眼看见那只海豚是怎样按键盘的，它的动作熟练，丝毫没有有什么作弊的地方，而且当时打字纸上马上打出了它的回答……”“打字纸上有字吗？”不知是谁问了一句。

“当然，和荧光屏上显示的完全一致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我这里还有一张海豚打出来的纸头，哪位感兴趣的话，回去可以当面检验。”

罗林的话刚说罢，车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，这个重要的细节打消了好些人的疑惑，虽然他们对其中的奥秘所在仍然感到困惑。

可是也有不服气的，坐在车门旁的老海洋地质学家吴教授压根儿就不相信，他转过身来用揶揄的口吻问罗林：“罗教授，我倒要请教一下，那头叫维娜斯的海豚居然能懂汉语，这个现象作何解释？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还有，它为什么不回答你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？我记得，你当时好像是问它……”“我问它是如何来到这里的……”“好，就这么两个问题，请你解释解释。”吴教授以挑战的姿态向罗林报之一笑。

